



格列佛游记

孙 予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枕边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孙 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Swift, J.)著;孙予译.—2版.—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5378-3192-5

I. 格… II. ①斯…②孙…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8120号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孙 予 译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www.bywy.com

山西文博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625 字数:214千字
2009年2月第2版 200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92-5

定价:22.00元

出版者致读者^①

这几篇游记的作者莱缪尔·格列佛先生是我交往年久、关系密切的朋友，而且我们俩在母亲这一房还有些亲戚关系。大约在三年前，格列佛先生对大批好奇的人到他位于雷德里夫的家进行拜访感到厌烦，便在他的故乡诺丁汉郡的纽瓦克附近购买了一小块土地，连带上面的一幢舒适的房子，如今他就在那儿安度退休生活，并得到邻居们的莫大尊敬。

尽管格列佛先生出生于诺丁汉郡，也即他父亲居住的地方，然而我听他说过，他家原籍牛津郡，为了证实这点，我曾去查看了该郡班伯里镇^②的教堂，看到那儿有数座格列佛家人的墓穴和墓碑。

在他离开雷德里夫前，他将下列文稿交托于我，授意我可以进行处理，只要我认为那是适当的就行。我仔仔细细地将它们读了三遍，文风相当平淡简洁，我发现的唯一缺陷就是作者跟那些游记作者一样，叙事有点过于繁琐。总体来看，讲述的一切相当真实，而且作者确实显得极为诚实，他的诚实已成为其在雷德里夫的邻居中流传的一句谚语，那就是，当有人想要肯定一件事时，他就说：那是真的，就像格列佛先生已经说过一样。

在作者的首肯下，我将这些文稿给了几位值得敬重的人物去看，由于他们的忠告，我如今大胆地将它们公布于世，希望至少

①这是1726年本书初版时的序言，此处的出版者实际就是编辑。

②英格兰牛津郡查韦尔区城镇，以产啤酒、乳酪和班伯里点心闻名。

在一段时间里，它们会更好地供我们的年轻绅士们阅读解闷，而胜过去看那些描写政治和政党的涂鸦之作。

要不是我不揣冒昧地将那大量的描述狂风大潮，以及几次航海中的种种变化和遭受的磨难，同样还有以水手的语言描写在风暴中驾驭海船的繁琐细节的有关篇章删去的话，这本书至少会有目前篇幅的两倍。作同样处理的还有关于经度和纬度的描写，这么做，我有理由想到格列佛先生或许会稍稍有点不满意。但是我决意要使这本书尽可能地符合读者的口味。不过我对海洋的事一无所知，假如因此而导致我出了些差错，则概由我个人负责。同时，如果有哪位旅游者出于好奇，想看看出自作者之手的整部原稿，我将会随时满足他的愿望。

至于有关作者的更详细情况，读者在本书的前几页中自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理查德·辛普森



格列佛船长给他堂兄辛普森的一封信^①

我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要你就此事表态的话，你就该公开承认，正是由于你不停地极力怂恿，才说服我发表了这篇内容十分松散又谬误百出的游记，将我的旅行经历公布于世。我吩咐过你，要你随意到哪个大学聘请一些年轻人将这些材料整理成篇，对文章风格加以润色，就同我的堂弟丹皮尔^②根据我的意见，采取这种做法修改他的名为《世界环游记》一书一样。但我记得曾授权于你，让你对文章作任何删除，更别说任意添加什么了。我谨在此宣布：对后一种情况概不予以承认，特别是那段对已故女王、最令人虔敬和追崇的安妮陛下的描写，尽管我确实对她怀有超过对任何人的尊崇感情。不过，你，或是你的篡改文稿者，应当考虑到，我并不喜欢那么做，因为在我的主人慧骃^③面前去赞扬任何同我们一类的动物是不正当的，况且那些描述全都是虚假的。因为，就我所知，女王陛下统治英国的某个时期，确实是由一位首相，不，甚至是连续两位，来实施她的统治的。

①格列佛，原文 Gulliver，是作者戏谑地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取自英文 gullibility，意为“易受欺骗”，而辛普森则是作者的笔名。

②即威廉·丹皮尔，17—18 世纪的一个海盗和探险家，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世界环游记》和《新荷兰之旅》。

③原文 Houyhnhnm，为斯威夫特模仿马嘶杜撰的一个词，是他在书中描写的一种有理智和人性的马。

其中第一位是戈多尔芬^①爵士，第二位便是牛津爵士^②。而这一来，你已经让我“说了一件并非那么回事的事^③”。同样，在关于学院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学者的记述，以及我同我主人慧因的几段谈话中，你不是删去了某些重要情节，便是肢解或是篡改这些情节，到头来弄得我都认不出那竟是我的作品。在我正式写信给你，对这种情况作出某种暗示时，你却乐滋滋地回答我，说你一直诚惶诚恐不敢做出冒犯之事，还说当权者对出版界是相当关注的，他们不仅会曲解，而且会惩罚一切“含沙射影”（我想你是这么说的）的东西。可是请问，我在那么多年前，在远隔五千里格^④之遥的另一个国土上所说的话，怎么可能套到任何一个耶胡^⑤——据说如今是他们管辖着民众——身上，尤其是有一度我根本不想在他们治下生活，那种生活的不幸令我害怕。当我看见，就是这些耶胡，坐在一辆车子里，由慧驷们拉着跑来跑去，好像这些慧驷是些畜生，而耶胡倒是些有理性的动物，这时，难道我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抱怨吗？而且，说真的，由此引发我想过退隐生活的一个主要动机便是不想再看到如此可怕并让人厌恶的一幅景象。

虚假理由，不惜违背自己的本意，忍痛让自己的漫游经历公布于众。请你好好回忆一下，在你坚持说这么做是出于为公众的良好动机时，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你注意，耶胡只是一种动物，根本不可能为训诫条规和楷模行为所改造。现在这一切均已

①悉尼·戈多尔芬(1645—1712)，英国财政大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筹款支持马尔伯罗将军指挥英军作战，后失宠于女王被撤职，其称号为戈多尔芬第一伯爵。

②牛津爵士即罗伯特·哈利(1661—1724)，英国政治家，女王安妮的宠臣，曾领导托利党内阁。

③意即“说了一句谎话”，为慧驷国中唯一用来表达撒谎的一句话。

④旧时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5公里或3海里。

⑤这是慧驷国语言中对人类的称呼，意即人形兽。

得到证明，并没有看见所有的流弊和腐败得以阻止，至少，并没有如我所愿，在这个小小的岛国上看到出现这种情况。瞧瞧吧，在作出六个多月的警告后，我并没有看到我的书产生过一点点符合我的本意的效果。我原本迫切希望你会写一封信来，让我知道，政党和派别已被消灭；法官们变得学富五车，不偏不倚；辩护律师变得诚实谦和，并稍具一点常识；史密斯菲尔德^①成堆的法律书籍在熊熊燃烧；对年轻贵族们的教育得到了完全改变；医生们遭到了放逐；女性耶胡们富有正直、真实和理性的美德；君王对大臣们的早晨接见和召见都一概革除取消；智慧、功德和学问得到了奖赏；出版散文和诗作的丢脸现丑者会罚他们去吃自己的文稿^②，别的什么也不能吃，渴了也只能喝自己的墨水。而這些，加上另外一千项的改革，我满心指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和鼓励；因为说实在的，从我这本书所表明的是足以引以为戒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推断出必须进行这些改革。应当承认，有七个月的时间就足以纠正耶胡身上那种种恶习和愚昧了，只要他们的本性中具备接受德行或者智慧的最起码的素质就行。然而，迄今为止你从没在你的哪一封信里对我的这种期望作出过回答，恰恰相反，每星期你都让邮递员带来大批诽谤、指南、批评之类文章，以及回忆录和它的续篇。在这些东西中，我看到自己被指责为在批评伟大的政要显贵，在贬低人的本性（他们仍然很自信地这么去称呼它），在诽谤女性。同样我还发现，那些大捆邮件的作者们互相之间也并不一致，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会允许我成为我自己的游记的作者，而另一些人则要把我弄成是另一些书的作者，可我对那些书毫无所知。

同样，我还发现，你的印刷商是如此粗心大意，竟将时间也

①史密斯菲尔德为伦敦城西北围墙外的一块空地，16世纪时异教徒在此地受火刑。

②原文 cotton[棉花]，此处指的是“文稿”。

搞错了，把我有几次的出海和回家的日期搞混了；把真实的年份，月份，或是某月的哪一天全讲错了。我还听说，打从我的书出版以后，我的手稿全给毁了。我也没留下任何手稿副本，不过，我已寄给你一些修改意见，如果这本书会再版的话，你可以依此作出修改。但是我不能坚持要求这么去做，还是把它留给我的明智而又公正的读者，由他们随意去作出修正吧。

我听说有些水手耶胡发现我的水手行话有误，在许多地方说不确切，如今也没人这么说了。对此我也无能为力。第一次出海时我还很年轻，是那些最老的水手教我学会了讲他们那种语言。不过在那以后我开始发现，海上耶胡就像他们的陆上同类一样，在语言上很喜欢玩新花样。陆上耶胡的语言真是年年在变，我记得每次我回到自己的故土，就发现原来的方言变得那么厉害，弄得我几乎都没法听懂。我还注意到，每当那些伦敦来的耶胡出于好奇到我家来拜访我时，我们双方都无法用一种能让对方明白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如果耶胡的指责多少会影响我的话，我准有充足的理由抱怨，说他们中有些人竟如此鲁莽，认为我的游记只不过是我脑中凭空臆想的神奇小说，而且竟然还暗示说慧骃和耶胡只不过是虚无国^①上的居民而已。

说真的，我得承认，我还从来没听到有哪个耶胡竟狂妄到否认小人国、大人国（这个词本应这样念，而不该错念成大任国）和勒普他岛上的居民的存在，或是不承认我所讲述的有关他们的事实。因为这些令人信服的真实情况立即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慧骃或是耶胡所作的描述不可能有假，对后者来说这点最为明显，因为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的耶胡，他们跟他们在慧骃国度的野人兄弟的唯一不同就是会讲一种含混不清的语

①即托马斯·摩尔爵士在他的小说中描写的想象中的鸟国。

言，同时并不赤身裸体而已。我写作是为了让他们得以改善，而不是要得到他们的赞同。整个这一种族的一致的赞扬声跟我养在马厩里的那两匹退化了的慧骃的嘶鸣声差不多，在我心目中无足轻重。而即便是这些已经退化了的慧骃，我仍然不怀丝毫邪恶动机，仍在某些品性上改变它们。

这些可怜的畜生^①确信，我是大大地退化了，以致不得不去为自己的诚实而辩护。整个慧因国度都知道，由于我那卓越的主人的教导和他的楷模作用，使得一个像我这样的耶胡能在两年的时间里改变了我那种该死的躲躲闪闪、不老实和讲话含糊其辞的习惯（尽管我承认这是件极其困难的事），而这种习惯在我的同类，尤其是欧洲人中简直是根深蒂固。

对这种令人恼火的情形我还有别的不满，但我都忍了，我不想再让自己烦恼，也不想再扰烦你。

必须坦白承认，从我上次返家以来，出于某种无法避免的需要，我跟你的一些同类，尤其是我自己家庭里的那些人进行了交谈，使那种耶胡的陋习又在我身上恢复了，要不，我决不会荒唐到如此地步，竟打算在这个王国中重新塑造耶胡这一种族，不过，现在我已经永远打消了所有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

1927年4月2日

①作者暗指他的批评者。

目 录

格列佛船长给他堂兄辛普森的一封信	(001)
出版者致读者	(001)

第一部 小人国之旅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1)
第三章	(020)
第四章	(027)
第五章	(031)
第六章	(037)
第七章	(047)
第八章	(055)

第二部 大人国之旅

第一章	(061)
第二章	(072)
第三章	(078)
第四章	(088)
第五章	(092)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16)



第三部 拉普他，巴尔尼巴尔，鲁格那格

格鲁布杜布达里布，及日本之旅

第一章	(128)
第二章	(133)
第三章	(141)
第四章	(148)
第五章	(153)
第六章	(160)
第七章	(165)
第八章	(170)
第九章	(176)
第十章	(180)
第十一章	(187)

第四部 慧骃国之旅

第一章	(191)
第二章	(198)
第三章	(203)
第四章	(209)
第五章	(214)
第六章	(220)
第七章	(226)
第八章	(233)
第九章	(239)
第十章	(244)
第十一章	(251)
第十二章	(258)

第一部 小人国之旅

第一章

作者关于他自己和他家庭的一些叙述，吸引他第一次出海的原因。船遇难出事，他游水逃生；在小人国的海岸脱险；他沦为囚犯并被送往该国内陆。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个小庄园，我在他五个儿子中排行老三。在我十四岁时，他把我送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待了三年，埋头攻读我的学业。尽管我有一点微薄的津贴，但要以这么点钱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只能到伦敦的詹姆斯·贝茨先生，一个著名的医生那儿跟他学医，一直学了四年。我父亲不时托人带给我一点钱，我把这点钱全用来学习航海知识以及有关的数学知识，它们对一个有志航海的人是很有用的，因为我总相信那是我有朝一日要去干的事业。离开贝茨先生后，我回到父亲身边，他、我的叔叔约翰，还有别的亲戚，一起资助我四十镑，以供我到莱顿大学^①学习，他们还答应每年另给我三十镑。我在那儿学习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医学，我知道，在远程航行中，它将是非常有用的。

①荷兰的一所大学，其中的医学院很著名，有许多外国学生去那儿学习。



我离开莱顿回家后不久，我那好心的老师贝茨先生就推荐我到“燕子号”船上去当医生，该船的船长是亚伯拉罕·潘内尔先生。我在他手下干了三年半，作了一两次到黎凡特^①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航行。出海归来后，在贝茨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决定在伦敦定居下来，他又给我推荐了几个病人。我在老朱里大街的一幢小房子里租了几个房间，为了改善我的境遇，我听从他人的忠告，同玛丽·伯顿小姐结了婚。她是纽盖特街的针织品商埃德蒙·伯顿先生的第二个女儿，她给我带来了四百镑的嫁妆。

但两年后我的恩师贝茨过世了，我几乎没什么朋友，而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去学我的许多同行的那种庸医作风，因而我的行医业务开始半途中落。在听取了妻子和几个老朋友的忠告后，我决定再次出海。在六年时间里，我先后当过两艘船的船医，到东印度^②、西印度群岛^③作过几次航行，这几次航行使我的财产有所增加。由于手边总能弄到大量的书籍，因此在闲暇之时我总是阅读古代和现代的最知名作家的作品。登岸时，我就边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边学习他们的语言。由于我的博闻强识，给我的这种学习带来了莫大的便利。

最后一次航海显得并不那么幸运，再加海上生活也令我厌倦，我决意待在家里同妻儿一起生活。我从老朱里大街搬到了费特巷，又从费特巷搬到了韦普巷，希望在水手中找到更多的病家，可这希望并未能兑现。等待了三年，却来了转机，我接受了“安特卫普号”船长威廉·普里查德提出的很优惠的邀请，他正准备到南太平洋作一次航行。1699年5月4日，我们从布里斯托尔^④起

①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②这是旧时西方使用的一个含糊和不确切的名称，一般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

③拉丁美洲包括大安的列斯群岛、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巴哈马群岛。

④英格兰西南部港市。

航，这次航行一开始可说是相当顺利。

出于某些原因，我觉得拿海上冒险的繁琐细节来扰烦读者并不太合适。只需这么交代一下就足够了，那就是当我们驶向东印度时，一阵强烈的风暴将我们刮到了范迪门地区^①的西北部。经过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南纬30度2分。过度的体力消耗加之低劣的食物，使十二名船员丧生，其余的也都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到了11月5日那一天——在当地，这是夏季的开始——海上起了大雾，一片弥漫，这时水手们发现离船只有半链的距离处有一块礁石，可风刮得那么强劲，把我们的船一下就撞到了这块礁石上，船立即四分五裂。有六个船员，其中也包括我，已将救生艇放到了海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好不容易把船划离了失事的大船和那块礁石。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划了大约三里格远，便再也划不动了，因为在大船上的艰苦拼搏已使我们耗尽了体力，于是我们便只得听凭海浪的摆布。半小时后突然从北面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一下颠覆了。无论是小船上的同伴，还是逃到岩礁上去的那些人，或是还待在船上的伙伴，他们的下场如何我都不得而知，不过我认为他们全都丧生了。而我自己则听由命运女神的指引，被风和潮汐推着向前游去。我不时伸直两腿去试探，但触不到海底。可就在我几乎精疲力竭再也游不动时，却发现自己能站直身子了，此时风暴也已大大减弱。这片海底坡度相当平缓，我走了大约一英里便到达下海岸边，我推测这时大约是晚上8点钟左右。然后我上岸走了差不多有半英里，却不见有什么房子或有什么人的踪影。至少说吧，我实在太虚弱，根本没劲去观察这一切。我精疲力竭，加之天气那么热，离船前我又喝了半品脱的白兰地，我发现自己只想睡觉。于是，我一头倒在一片长得虽矮

^①澳大利亚东南角的海岛殖民地，1642年由荷属印度群岛总督安东尼·范迪门派出的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发现而命名。现称塔斯马尼亚州。

却很柔软的草地上呼呼入睡。我还从来没睡得这么死过，我估计我大约睡了九个小时，因为等我一觉醒来，天色正好放亮。我正想翻身起来，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我正好是仰面而睡，我发觉自己的四肢给牢牢地绑在了地上，我那头又长又密的头发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我还发现身上从腋窝到大腿也绑上了几根细绳索，弄得我只能仰面朝天看去。太阳开始变得火辣辣的，阳光直刺我的双眼。我听见四周一片嘈杂声，可由于我躺成这个姿势；除了天空我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小会，我觉得有什么活物爬上了我的左腿，轻轻走过我的胸口，几乎爬上了我的脸颊。我尽可能让眼睛朝下望去，看见那是个小人，长不到六英寸。他手里拿着弓箭，背上背着箭筒。与此同时，我感到至少有四十多个(这是我的估计)同样的小人，跟在第一个小人后面爬上了我的身体。我无比惊诧，发出了一声大吼，使他们大受惊吓，一起逃了回去。后来我听说，他们中有几个在从我身上往地面跳时摔伤了。不过，没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其中有一人大胆地走到能看清我整个脸孔的地方，举起双手，仰起脸，表示出极度的惊叹，并发出一声激动的喊叫，声音十分清晰：Hekinah Degul! ①其他人把这句话重复喊了几次，可当时我一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读者完全可以相信，这期间我躺在那儿是极不舒坦的。最后，我拼命挣扎，很幸运地挣断了一些绳索，于是我用力扯起了将我的左臂拴牢在地上的木桩。我把木桩举到眼前，这才发现了他们绑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又狠命一挣，尽管带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我总算稍稍挣松了绑住我左侧头发的那些绳索，这样我便能将头转动两英寸左右。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抓住这些小东西，他们又第二次逃走了；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尖利刺耳的大叫声，叫声停息后，我听见他们中有一人大声喊道：Tolgo phonac. ②一霎间，我感到

①小人国语言，意即：“啊，他的嘴多大啊！”

②意即：“快，射杀他。”

大约有一百支箭矢射中了我的左手，就好像是一百根针在刺我，他们还向空中来了个齐射，就像我们欧洲人放枪一样，我估计，其中有不少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没什么感觉），还有些箭落到了我脸上，我立即用左手去护我的脸。等这阵箭雨过去后，我不胜悲痛地呻吟起来，然后再次拼命想挣松开身子，他们又发出了第二次齐射，比第一次更为密集；他们中有些人还想用矛扎我的身体，幸好我穿了件紧身皮茄克，他们的矛没法刺穿它。我想，最明智的做法还是躺着别动为好；我的设想是就这么一直躺到晚上，由于我的左手已经松开了，我毫不费事便能让自己脱身。至于这儿的人嘛，我有理由相信，不管他们召集起一支多么庞大的军队与我对抗，只要那些士兵都跟我看见的这些小人一般大，我足以应敌。然而命运却给我作了另一种安排。当那些小人见我安静下来，便也不再放箭了，但是周围的嘈杂之声却越来越大，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在增加；就在离我四码远的地方，正对我的右耳上方，我听到一阵敲击声，持续了约有一小时，好像人们正在那儿干活，于是在绳索桩子松动的许可范围内，我将头朝那个方向侧去，我看见地上搭起了一个约有一英尺半高的台，上面可站下四个小人，台边放了两三把梯子供人攀上爬下。有一个看上去是个显贵的人物站在台上向我发表了长篇讲话，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我得提一下，就在这位显贵开始他的演讲前，他喊了三遍 Langro Dehulsan. ①（以后，我又重复听到这句话以及先前的那句话，并有人向我作了解释）话音刚落，便有约五十个小人跑过来，割断了我头左侧的绳索，这样我的头便能向右侧去，我也就看清了这位显贵以及他作演讲时的姿势。看上去他是个中年人，比侍奉在他身边的三个人都高，其中一个随从似乎比我的中指略长些，捧着这位显贵的衣裾。其余两人分列其两侧护

①意即：“割掉他头上的绳索，让他的头可以转动！”